

安溪文史資料



1

1988

4/26

315.105

# 安溪文史资料

一九八八年

(第一期 总第六辑)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 安溪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

# 安溪文史资料

## 内部资料

一九八八年

### 第一期

(总第六辑)

## 目

## 录

安溪县政协文史组编

### 我的家乡

.....莫 耶 ( 1 )

### 莫耶传略

.....陈文炳 ( 3 )

### 《延安颂》

.....歌 曲 ( 15 )

### 莫耶及其《生活的波澜》

.....穆 洪 ( 18 )

### 心中的歌

——记女作家、《延安颂》作者莫耶

.....慧 心 ( 21 )

### 安溪人对新加坡乡村区开发的贡献

.....新加坡《联合晚报》大特写组 整理 ( 27 )

### 开先县令詹敦仁的事迹

.....叶清琳 ( 45 )

### 简说张巡

.....陈 鸣 ( 49 )

### 安溪清水岩“三忠庙”加祀关羽浅解

.....陈 鸣 ( 51 )

### 少一点“先儒过化”的攀附

.....陈 鸣 ( 52 )

# 我 的 家 乡

· 莫 耶 ·

我于一九一八年出生于福建省安溪县的金谷东溪乡。家乡虽然是崇山峻岭，但却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那一条清澈明净的东溪，汇集了山中淙淙的泉水，日夜不息地向东流去。这条小溪给我的童年带来了很多的欢乐，我和哥哥、弟弟们常在溪中摸鱼摸虾嬉戏着。那溪边的大榕树，从叶缝中筛下点点阳光，洒得满溪金花闪耀。

当我小学毕业时，因父亲在国民党海军中做事，所以全家搬到了厦门鼓浪屿，我就在鼓浪屿慈勤女中上学，从此鼓浪屿便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厦门鼓浪屿的种种景色，曾在我年轻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光岩上的种种威武雄壮的奇观，如“天风海涛”、“闽海雄风”的大石刻，爱国将领郑成功的水操台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还有那风景秀丽的菽庄花园，特别是那林菽庄先生为纪念他四十四岁生日时所建的四十四孔石桥。（林菽庄先生原是我的母校慈勤女中的校长）那四十四孔石桥犹如银蛇蜿蜒伸入海中，把碧波荡漾的大海割了一片弯入园中，更给美丽的园林增添了景色。还有那波涛滚滚的鹭江，那厦门的南普陀山。当年春游时，同学们都要到普陀山上野餐，那情趣，也长留在我的记忆中。

一九三六年，“闽变”那年，我为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靠投稿的关系，到上海“女子月刊社”任编辑工作，时年十八岁。

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爆发，我在一股抗日救国热情的鼓励下，参加了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于同年十月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后先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又转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就在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我在热爱革命圣地延安的激情鼓舞下，写下了《延安颂》的歌词，并由音乐系的同学郑律成谱曲。



▲莫耶离家乡时

随着《延安颂》的歌声，从延安流传到各抗日根据地，我也随着一批鲁艺的师生奔向华北前线。那时我在八路军战斗剧社任编剧工作，写下了一些反映敌后斗争的剧本和歌曲。抗战胜利后，我作为新闻工作者又投入了解放战争，于一九四八年重回延安，跟随第一野战军解放大西北，直至全国解放。

一九五四年，我才抽出空来，回到了阔别十八年的福建家乡探亲，我既重访了第一故乡的山山水水，也重游了第二故乡。在厦门鼓浪屿，我尽情地欣赏了大海的波涛和碎玉散珠似的浪花，从而慰藉了我多年在北国战争生活中对大海的深沉怀念。回故乡后，我才得知我父亲陈铁卿（即陈铮）已于一九四〇年

因为反对国民党的残暴统治，被国民党残酷地枪杀了。

现我已年逾花甲，并从部队重新转入文艺战线，担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职务。我已申请离休，以期在晚年的离休生活中，努力从事笔耕，为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

福建家乡的每一个建设成就，每一个新鲜消息，都使我感到亲切，感到喜悦。看到家乡寄来的画报，知道厦门已成为祖国的经济特区之一，厦门的国际机场已通航，鼓浪屿也已成为旅游胜地。当我想到家乡正为祖国的四化作出贡献，心中更加喜慰。同时，我也无限怀念我那在台湾的一弟一妹。解放前，由于台湾和厦门仅一水之隔，我的弟弟陈文热到台湾中学教书，妹妹陈淑慧和她丈夫（台湾籍医生）到台湾开设私人诊所。但自从国民党到台湾以后，海峡两岸音信隔绝。现在厦门国际机场通航了，我是多么希望我的弟妹能乘上银鹰回到家乡看望亲人呵！

## 莫耶传略

· 陈文炳 ·

当你听到那激昂着满腔爱国热血的雄浑歌声——《延安颂》的时候，你可能记得那歌的词作者莫耶；如果你读过《搜神记》或是鲁迅先生的小说《铸剑》，你一定不会忘记那锋利的宝剑莫耶！当代著名女作家莫耶，正像那把刺向邪恶的利剑，以它闪光的历史，给人们留下深刻的记忆。

莫耶，原名陈淑媛、陈爰，笔名白冰、椰子、沙岛。一九三七年十月，她怀着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奔向延安时改名莫耶。

陈爰，一九一八年出生于福建省安溪县东溪乡。父亲陈铮，原是缅甸归侨，早年当过教师，以诗书传家，对子女的学习督促严勤。后投笔从戎，成为安溪民军将领之一。陈爰孩童时期，聪明活泼，聪敏好学，往往出口成章。十岁那年春天，与大哥赛诗时，即景吟一绝：“春日景色新，行到山中亭，亭中真清朗，风吹野花馨。”一时被乡中誉为才女。

一九三二早，陈铮在厦门海军做事，陈爰随父移居鼓浪屿，就读于鼓浪屿慈勤女中。离别山清水秀的故乡和母亲，来到城市，思乡想母之情常在心中萦绕，于是借作文发泄出来，写出了散文习作《我的故乡》。文章被国文老师推荐给《厦门日报》发表了，从此，更引发了陈爰的写作热情，无意中引导她踏上文学创作之路。

陈爰，小时候就思想解放，富有同情心，有正义感，敢于据理直言犯上。如在当时充满着封建习俗的山区，她敢于在山溪瀑布下洗澡；在父亲纳妾的时候，她曾在作文中直言斥责，数落父亲，被赶出过家乡；在厦门，她看到处在社会底层的黄包车夫的苦难生活，目睹鼓浪屿这“万国租界”里，日本浪人横行，外国水兵欺侮中国女学生的暴行，这种种情景在她心中激起了强烈的义愤，她不断写出诗文寄往上海《女子月刊》发表；她的小说《黄包车夫》还被登在厦门地下党创办的《火星》旬刊的创刊号上。

在厦门上初中时，陈爰就从大哥处找来了大量进步书刊阅读，如《铁流》、《毁灭》和丁玲的《在黑暗中》、冰心的《寄小读者》。

者》、谢冰莹的《从军日记》等。她想，女人只要有志气，也能和险恶的环境斗，和黑暗的势力斗；女人也能当兵。这些进步的作品给她的脑子里开辟了新天地，在少女的心灵中萌发了向往革命的意念。她把自己的感情诉诸笔端，写出一篇篇宣传妇女解放，向往光明的文章。

陈爰的进步思想和初露的写作才华被国文教师陈海天(地下党员)所赏识，一九三三年福建“闽变”发生后，陈海天组织陈爰等几位进步学生创办了《火星》旬刊，创刊号的社论题目是《打倒南京政府，工农团结起来》，刊物就藏在陈爰的家里，这事，陈爰的父亲陈铮发现后，怕招来杀身之祸，气愤至极，把陈爰关在家庭禁闭，不让她与外界接触。祖母(缅甸人，名马尔树)极疼爱孙女，乘陈铮外出之机，把她悄悄放了出来。陈爰因曾向上海的《女子月刊》投过稿，发表过一些诗歌、小说、剧本，就投书向《女子月刊》社求援(《女子月刊》为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姚名达先生和夫人黄心勉创办的民办进步刊物)。同时写信向远在家乡东溪的母亲告急，母亲黄全急赶赴厦门，拿出十八个银圆托人送女儿到上海。一九三四年秋，陈爰到上海《女子月刊》社当校对、编辑，走上了她梦寐以求的独立自主的生活道路。后来曾挂名《女子月刊》主

一九三六年，上海女子书店的《女子文库》出版了陈爰的第一部书——独幕剧集《晚饭之前》，署名陈白冰。《女子月刊》有一期曾以她的照片作为封面，并题字：“女作家陈白冰善写诗歌、剧本”。陈爰到上海后，常与左翼作家接触，并深入工厂了解女工生活，思想相当“赤化”，已成为当时上海进步作家群中的一分子。



陈爰当了《女子月刊》的编辑后，更是把妇女解放当为己任。一九三六年冬陈爰回故乡东溪探望母亲时，就在乡里组织了妇女识字班，并动员大嫂、二嫂出来教课。

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爆发，深蓄在白冰心中的爱国热情和对日寇侵略者的民族仇恨，使她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七·七”事变后，白冰与戏剧作家左明组织了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救亡演剧第五队，白冰担任编戏及文学宣传。“八·一三”沪战后，闸北被日军占领，救亡演剧第五队投入抗战宣传和救济难民工作，随后即出发西北大后方进行救亡宣传。九月到了西安。在当时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周扬同志的帮助下，救亡演剧第五队给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们想去延安的愿望。很快，延安党中央宣传部派一位姓孙的同志到西安来接他们。十月，通过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抗日救亡演剧第五队终于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和纠缠，顺利地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莫耶，一个十九岁热血沸腾的姑娘，掀开了她生活道路上崭新的一页。

抗日救亡演剧第五队是当时沦陷区及大后方第一个到达延安的文艺团体。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接见并宴请了全体队员，莫耶、左明（队长）被安排在和毛主席、中央领导同志一桌吃饭。接着，莫耶和全队同志向党中央的洛甫同志（即张闻天）介绍，集体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并担任救亡室文娱委员。

一九三八年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三月，莫耶进入鲁艺第一学期戏剧系学习。一九三八年夏，著名作家沙汀、何其芳来到延安，鲁艺成立了文学系，莫耶又转入第一期文学系

学习，就在鲁艺学习期间，莫耶创作出了《延安颂》的歌词（原名《歌颂延安》，首次唱出后，中央宣传部征得莫耶的同意改为《延安颂》，由音乐系同学郑律成（朝鲜人）谱曲，（在此以前，莫耶还创作了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歌词，由音乐家向隅同志谱过曲）。在延安礼堂首次为党中央、毛主席演出，博得中央领导的肯定和称赞。于是《延安颂》的歌声响彻延安城，传遍各抗日根据地，甚至传到国统区的革命群众和海外华侨之中，成为一曲激发抗战爱国热情的颂歌，引发革命青年奔向延安，投入抗日救国的行列。

一九三八年冬，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同志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应邀到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他号召鲁艺同学到前线去，拿起文艺武器为革命战争服务。莫耶积极报名，参加了鲁艺组织的实习队跟随贺龙同志奔赴华北前线。

莫耶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后，即分配到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任编剧教员。莫耶热情又勇敢，谦虚又好学，一九三九年，她跟随部队挺进晋察冀及冀中平原长途行军作战，随时搜集素材，创作出大批剧本、歌曲，由剧社向广大军民演出。

一九四〇年春，剧社成立编辑创作组，莫耶任组长，她不仅创作剧本，还参与编印出版油印刊物《战斗文艺》。这年，晋绥边区文联成立，莫耶代表部队文艺工作者参加晋绥文联，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在晋绥边区文联成立大会上（在晋西北兴县城内一座天主教堂的大院里举行），贺龙同志在讲话中说：“莫耶，是我们一二〇师的出色女作家！”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〇年夏，这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莫耶除了和张可、刘肖芜合

作创作了曾轰动延安的大型话剧《保卫丰收》外，还创作出了大型话剧《讨还血债》、《齐会之战》、《水灾》、《一万元》，独幕话剧《叛变之前》、《到八路军里去》，歌剧《荒村之夜》等剧作和一批歌词及舞蹈。（著名导演严寄洲在《忆莫耶同志》一文中说：“莫耶不仅是个剧作家、小说家、词作家，而且还是一个编舞家……剧社舞蹈队演出的反映抗战题材的集体舞，基本上均出自莫耶之手。”）莫耶，以她的高度革命热情和卓越的工作成绩赢得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和赞扬。

莫耶对学习和搜集创作素材非常刻苦，干起工作来总是不知疲劳。她口袋里总是装着笔记本，随时随地采访、记录，记录群众的语言，记录战斗和生活素材，坚持天天写日记。为适应战争时代快节奏的需要，莫耶常常在行军、作战的间隙靠一茶缸开水，一把炒豆，一夜就写出一个戏，第二天就排练演出。

一九四〇年以后，莫耶除了创作供战斗剧社演出的剧本外（这些剧本在那战争环境中都是演出就算出版，未能保留下稿子来），还经常写小说、战斗故事等作品在《西北文艺》、《晋绥日报》、延安的《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

正如革命的道路一样，莫耶的生活道路也是光辉而曲折的。一九四一年，从延安传来了写革命队伍中自我批评的文艺作品之风。莫耶，从生活经历中所见所闻的素材里，选取部分典型素材创作了一篇抨击当时干部中的不正之风的小说《丽萍的烦恼》，于一九四二年发表在晋西文协出版的《西北文艺》上。这篇作品的发表，一时轰动晋绥解放区，同时也掀起了轩然大波，成为一篇在当时有争议的作品。首先是地方文艺界和一些干部、青年、学生一片颂扬声，作品在社会上被争相

传阅，群众自发集会评论赞扬这篇小说。但到一九四二年九月，莫耶所在部队却开座谈会批判《丽萍的烦恼》，保卫部领导还亲临现场参加对小说的批判，空气非常紧张。当时任晋绥军区政治部主任的甘泗淇从爱护文艺青年出发，怕莫耶一时受不了，一面安慰她，肯定了



▲莫耶在军中

她的工作，教育她要正确对待同志们的意见，一面在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驻地摆了两桌饭菜，请了在座谈会上批评莫耶的老干部，并手拉莫耶向老干部道歉，一时解了莫耶之困。但是，这篇小说却似一颗灾星给莫耶带来了无穷的磨难，使她在以

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极不公正的待遇。

一九四三年晋绥整风开始，莫耶就成为斗争的主要目标了。一九四七年的三查，在康生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下，莫耶不仅遭受批判斗争，还被关了几个月的禁闭。

尽管遭受如此的打击，莫耶紧跟共产党干革命的意志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信念从没有动摇过。人们称赞她是一个真正的女兵，是一位坚强的战士。

由于贺龙、关向应、甘泗淇对文艺青年的爱戴、关怀和保护，莫耶终于度过这一难关。一九四四年春，组织上调莫耶到晋绥军区政治部《战斗报》社当编辑、记者。又有工作可干，

使莫耶激动万分，工作非常努力。她除自告奋勇担负起两个版面的编辑任务外，还经常深入前线战斗部队，写了大量战地通讯和战斗故事。她居住的矮小的土窑洞里经常灯光彻夜不熄，而白天照常坚持工作，照常和同志们一起参加劳动、开荒种地、背粮背炭。她纺的线，又光又细又匀，被评为特等品，被军区被服厂收去当“洋线”供缝纫机用。莫耶的工作精神和劳动精神，为全报社所有同志称道。（见赵戈同志悼念莫耶的文章《莫耶，一个真正的女兵》）。

一九四八年秋，解放战争进入解放全中国的历史阶段，莫耶随《战斗报》社被调回延安，跟随第一野战军解放大西北。一九五〇年，莫耶任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主编、总编辑。

全国解放了，莫耶正当“而立”之年，她的事业、生活与祖国同步，与人民同心，焕发着青春的光彩。长期被迫背着家庭出身不好的沉重包袱的她，在长期的斗争环境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终于被党组织接受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解放后，在部队里，她连年立功受奖，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一九五五年秋，国务院发出部队军政女干部一律转业的通知，莫耶服从组织决定转业到《甘肃日报》社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由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阮迪民兼任），开始了她又一个曲折多难的生活历程。

《保卫延安》的作者、著名作家杜鹏程曾对人说过：“莫耶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有人读了莫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她的经历写成的中篇小说《春归》后说，莫耶的道路正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缩影。

一九五六年，国务院发过一道文件，号召全党反对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莫耶当时正是省委机关报《甘肃日报》的值班总编辑。国务院的文件精神，正是莫耶长期的心愿。这时，铁道部第一工程局的监委书记杨生茂（二七大罢工的参加者）和《兰州铁道报》总编辑刘石（曾是第一军的模范干部）送来了一份稿子，报道了一个铁路职工张凌虚被官僚主义迫害得精神失常的事。莫耶马上带着稿子向省委汇报。省委认为这是一篇批判官僚主义，宣传国务院文件精神的好材料，决定在《甘肃日报》上刊登，并组织写社论，造成气氛。《甘肃日报》的“反对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的宣传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报社因此收到了不少读者和兄弟报社的来信，称赞《甘肃日报》的工作，但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时，与这一宣传有关的人都被错定为右派，莫耶成了这次冤案错案的主角，被极不公正地免职、批判和行政降级的处分。

莫耶能任劳，也能任怨，她宽厚待人，赤诚对党，有许多感人的故事，著名作家沙汀、刘白羽、马烽、康濯等在给莫耶的信中都对她的这些品质表示崇高的敬仰。一九五一年，莫耶在《人民军队报》任总编辑时，一个部下在她办公室不慎手枪失火，子弹正打在莫耶正在怀孕的肚子上，婴儿被打死在肚子里，莫耶也因流血过多，生命垂危。那位手枪走火的同志当即被关押起来。当莫耶被抢救过来，组织上征求她对那位犯错误的同志的处理意见时，莫耶说，那同志是刚得到组织发给的手枪，非常高兴，来向她汇报时而不慎走火的，能以此为戒就可以了，还是让他出来工作吧。

“文革”以后，对报社在运动中整她的同志，她也是寄望

于他们能接受教训,提高认识,而从没有追究、怀恨报复他们。

一九六二年,组织上分配莫耶临时主持《甘肃日报》社工作时,她不记旧怨,一有工作,就忘却自我,以致昏倒在办公室里。

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时,莫耶因一九五六年宣传张凌虚事件的所谓“错误”,联系延安时期的那篇小说,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对莫耶的批判又升级了,她被打成了走资派、反革命分子,送牛棚,下农场劳动改造。一些过去的战友耽心她挺不过去了,但是,莫耶心里一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她相信总有一天,会得到理解的,所以在“文革”的严酷摧残中,莫耶没有倒下去,终于等到了祖国美好春天的来临,看到了党的生活恢复正常的日子。

一九七九年,在中央组织部的关怀下,莫耶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年过花甲的莫耶出任了甘肃省文联副主席。有了重新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她勤奋笔耕,创作出为反映贺龙和文艺战士战斗生活的电影文学剧本《战地火花》(初稿是一九六〇年写的)。创作了献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篇小说《春归》、反映老干部焕发青春的中篇小说《青山夕照明》、短篇小说《走资派与放羊娃》,编辑出版了自选集《生活的波澜》和有关怀念毛主席、彭德怀、贺龙、关向应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回忆文章。

一九八四年以后,莫耶因心脏病多次住院,但就是在住院期间,她也没有停止写作、工作。她总是说:“难得有现在这样的好时光,我有好多工作要做,怎能老躺在病床上呢?”这期间,她写出了与疾病做斗争的实录散文《生命的拼搏》,写

出了回忆录《战斗剧社在晋察冀》，整理了一部四万多字的《一本幸存的敌后日记》，整理编辑了散文集《烽烟集》、中篇小说集《春归》、战斗故事集《枪林弹雨见英雄》等，还写出了自传体长篇小说《信念》的第一部《父与女》的初稿。

为什么到了晚年，且重病在身，还能在文学的道路上创造出如此丰彩的业绩？莫耶在中篇小说集《自序》中的一段话是理解她的思想精神的钥匙。她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进入暮年时期，时间愈少愈感到珍贵，总希望一息尚存，就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记录下一些前辈人走过的足迹，一来勉励自己不敢懈怠，不忘革命初衷；二来帮助青年一代了解过去的艰苦岁月，奋发斗志，为振兴中华做出贡献。”

一九八六年五月七日凌晨五时五十五分，莫耶那颗遭受摧残、疲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兰州解放军总医院逝世，终年六十九岁。

莫耶同志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和兰州军区、甘肃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福建省委等领导同志及莫耶同志的老战友余秋里、贺敬之、廖诗全、郁文、李真、刘白羽、黄涛、董占林、裴九洲、魏佑铸；陈光毅、李子奇、卢克俭、李纪阳、刘恕、杨植霖；沙汀、欧阳山尊、吕骥、马烽、康濯、孙谦、西戎、胡正、杜鹏程、丁雪松、严寄州、甘惜分、赵清阁、谭正璧等二百多人发来唁电、唁信、赠送花圈。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社、《人民文学》社、《八·一电影》编辑部、《人民军队报》社、各省文联、作协和安溪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也发来唁电，赠送花圈。甘肃省委、省人大、省政府和兰州部队的领导同志及《甘肃日报》社、甘肃省文联等单



位的同志三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莫耶逝世后,但她的精神正如那把曾砍杀邪恶的宝剑将与不朽的《延安颂》“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灿烂辉煌!”

(作者陈文炳系莫耶胞弟,现为甘肃省兰州市教科所副所长、《中学生导报》总编辑)

### 附：挽联、诗词

挽

联

延安初颂见风华，怎奈雪压霜欺，坎坷未竟班昭志；  
文苑几番腾浊浪，纵使心灵笔健，委屈难抒道韞才。

(王洪甲)

五十年岁月倥偬为斩关猛士摇旗一曲延安颂歌今犹酣；  
任凭它雨骤风疾怎失却眼底霞绮直到皓首凝霜死后已。

(方唯若：莫耶的爱人，原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